



〔香港〕 依达

假面天使

假面天使

[香港] 依 达

花城出版社

粤新登字 05 号

策划编辑：詹秀敏

文字编辑：李联海

责任技编：薛伟民

封面设计：苏家杰

责任校对：张志东

假面天使

(香港) 依达

*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
广州红旗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6.5 印张 1 插页 140,000 字

1994 年 9 月第 1 版 199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20,000 册

ISBN 7-5360-1775-8

I·1560 定价：6.80 元

内 容 提 要

蓓莉自幼受父母的宠爱，母亲那如天使般的慈爱，更是她童年时代快乐的泉源。不料父亲丧命后，母亲突然性情大变，把她送到菁姨家里去寄住，让她过着孤苦无依的生活，失望之余，她结识了菁姨从美国回来的儿子小菁。蓓莉这时候才知道，平日天使般慈爱的母亲，原来也有另一副面孔。

接踵而来的，是一幕幕血腥、神秘的惨剧，弄得蓓莉目瞪口呆，不知所措。

这到底是因为什么？

说穿了，一切无非是为了金钱。

蓓莉把所有遗产捐给了慈善机构。

她渴望做一个普通的人，过普通人正常的生活。

序

我喜爱写“情”。

亲情、友情、爱情、恩情……人与人之间，“情”紧紧地联系彼此。自十七岁我开始创作第一本小说，主角人物间，我用各种各类的情感来渲染他们，希望通过他们感动读者。

多少年过去，多少人物与故事都被描写过，但是我对小说的真情不变。

感谢花城出版社，将我的作品精选出来，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。但愿每篇小说中的真挚情感，能令我与内地的读者朋友们产生感情，由这一本本的小说，来紧紧地联系我们，恒久不变。

依 达

1990年2月8日

宁静的课室内，房门“克勒”一响。

全班正在聆听教师上课的女学生，个个转过头来，望向课室门边。

站在门边的，是上气不接下气的校监。

“庞蓓莉！庞蓓莉！”校监高叫两声。

坐在课室角落的庞蓓莉傻了。校监突然在上课中途出现，而且神情紧张，这令蓓莉意外了好一阵。

“是！校监。”定定神，她高声应，迅速立起。

教师的声中止，全班女同学个个回过头来，一双双眼睛牢牢盯住蓓莉。

“你来，立即跟我来。”校监向蓓莉点头，接着，校监向班上的教师打个招呼：“她家有急事。”

蓓莉一听，更加愕然。校监已转身，边转身边叫：“跟住我来，你妈在等你。”

母亲竟在这时到了学校，蓓莉拔脚便奔，冲出课室，随着校监就跑。

跑过走廊，就在阳光下，蓓莉已远远望见光线下的背影。

母亲的身形特别修长，她一向是个美人，阳光下的身形就像一幅画。

看母亲这影子，此刻脸孔低垂，背脊微弯，一副疲惫沮丧的神态。蓓莉急步奔近。

“妈！什么事？”尖叫着，她向母亲直奔。

母亲仰脸，蓓莉见到她哭得红肿有如胡桃的双眼，她扑向母亲，母亲双手紧紧抓住她的双肩。

“你跟我来。”母亲跟她说：“我已替你向学校请了假，马上跟我走。”

接着母亲打开停在校门外的车门，与蓓莉坐了进去。她一边扭动引擎，一边用手背抹泪。

蓓莉坐进车，镇定一下：“家里出了什么事了吧？妈。”

“你爸死了。”母亲向她一开口就说：“人还在医院，我要带你去看他最后一面。”

“啊……？”蓓莉心中一凛。

早上上学时，仍见爸爸在餐桌旁，面色红润地吃早餐，还看电视中的新闻节目。

怎可能的事？才过了半天……

车子开动。母亲哽声说：“你不去看看他，将来下了葬，就永远见不到他了。”

车子在路上直驰，摇摇摆摆。

“怎可能呢？……妈……”

“他好好的去上班……秘书中午来电话，说他在办公室中晕倒。”边开车，妈边哽咽：“于是立即送医院，到了医院，他已经……离开人间了。”

“爸有病么？他没病啊！”蓓莉尖呼。

“没人知道他有病，连他自己也不知道。”妈边开车，边颤抖着声音：“这么健康的一个人，谁会想到他会有病。原来他血压很高……我们都把他疏忽了。”

蓓莉不敢再作一声，她知道，已失去了爸，这一切已成

事实——自此只留下她与母亲两人相依为命了。

车子到了医院，停好车，母亲急步奔到楼上去，蓓莉赶紧在她身后追赶。

奔到病房，蓓莉见到母亲一手推开房门，才跨入病房，母亲已呆呆地站在门边，跟着，她慌乱地急叫：“人呢？人呢？我丈夫呢？”

蓓莉向病房内注视，只见病床已整理得干干净净，床褥已叠好，她不见床上的父亲。

“我丈夫呢？你们把我丈夫弄到什么地方去了？……啊……啊……我丈夫呢？”母亲疯狂的叫声，把女护士引了过来。母亲一见到护士，扑了过去。

“人呢？我丈夫呢？把人还我！把人还我！”

女护士一手牢牢扯住蓓莉的母亲，一边高声叫：“你安静点！镇定点！庞太太！你丈夫已逝世，我们不能让他在病房耽着，他在楼下地库殓房。你要去见他，我带你们去。”

于是女护士带她们直到地库。

蓓莉从未到过医院的殓房，这种情形，她只在电影里见过。

四面冰冻一片，轰轰一阵响，蓓莉见到父亲的尸身在冰冻的冷藏库中推了出来。

母亲一见，立即号哭，一边尖锐地叫：“你啊……你啊……你怎可能离我而去啊！你不能抛下我……你不能去啊……德祥！德祥！你去了，我怎么办？”

蓓莉只觉一阵惊怖，早上明明还是好好地在吃早餐的父亲，怎可能一下子硬似冰条？

她一步步倒退，退到门框边。

“蓓莉！你过来！过来！看看你爸！来！拖你爸的手！来！来！你来！”母亲悲叫。

蓓莉蓦地尖声高呼：“不……不！”

惊愕不已，她拔脚就奔。

“蓓莉！你回来！你快些回来！你回来！”母亲叫声震天，凄惨无比。

蓓莉已跑得无影无踪。

父亲的葬礼后，蓓莉发现母亲的态度完全变了。

她变得冷漠沉静，耽在屋子内，一张蜡像般的脸，皮肉上一点表情都没有。

屋子里本来就静，现在少了父亲的声音，母亲又沉默寡言，一回到家，蓓莉心中就有一阵寒意。

只有在学校里，当蓓莉和李敏敏在一起时，她才有点温暖感。

李敏敏与她已是三年的同学了，她们就好像姊妹一样。放了学，李敏敏发现蓓莉总是缠住她，要她相陪而不愿回家，她就觉得诧异。

“蓓莉，你以前不是这样的。”终于，敏敏坦白地对蓓莉说。

“我怎么不一样？”蓓莉反问。

“以往你一放了学，急不及待的回去。”敏敏说：“现在放了学，你拖住我，制造一百个借口，就是不愿意回家。”

“家里好静，静得可怕。”蓓莉打一个冷颤：“爸逝世之后，妈好像完全变了一个人，平日不声不响，坐在家里，好像一尊蜡像。”

“她是伤心过度，你要好好的安慰她。”

“我跟她说话，她不理不睬，也不知道她心中在想什么。从她眼光看，我觉得她在怨我，也不知道她心中在怨我一些什么！”

“你的亲娘，怎会怨你？别胡思乱想。”李敏敏安慰她：“我觉得你应该多安排些时间陪她，令她忘掉失去丈夫的痛苦。”

蓓莉一直不明白母亲突然改变态度的原因，她相信了李敏敏的解释，觉得一个女人突然失去丈夫，所受的打击是难以忍受的。

三个月过去，母亲对蓓莉的态度仍然没有改变。

周末的晚上，当蓓莉正在房内温习功课时，房门突然被推开。

低头正在温习的蓓莉回过脸来，见到站在门边一身黑衣的母亲。

母亲僵立而站，一张青白毫无血色的脸，再加上木然的表情，令蓓莉心中暗暗引起一阵恐惧。

“妈……？”

“我有话跟你说。”母亲走到房内，顺手掩上门。

蓓莉见到母亲一张苍白的脸，还有深陷而发灰的眼眶，心底吃惊，她觉得母亲的脸是一张失神落魄的脸。

“妈，你没事吧？”蓓莉缓缓站起：“你是不是病了？”

“没有。”母亲走到蓓莉的书桌前，低头看看女儿。忽然，她开始问：“蓓莉，你爱你的爸么？”

问得奇怪，蓓莉呆怔地点点头。

“不，你不爱。”母亲移动嘴唇：“你心中一点不爱你爸。”

“妈……你……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你不爱爸，那天我叫你到医院，叫你看他最后一面，为什么你转头就跑？嘎？”母亲厉声问。

蓓莉这才发现，原来就是那一件事，母亲竟放在心中，对她耿耿于怀。

“妈……我不是不爱爸……而是……我从未到过殓房……突然之间，我好怕……”

“怕？有什么好怕？”妈挑起眉：“那个是你爸。”

“但……但……”

“你跑，你逃，因为你活着，你爸死了！你当他死人看待！”

“啊……”蓓莉心中一凜。

“你知道么？你跑掉了，我一个人呆在殓房，我一点不怕，我用双手抱住你爸……我把脸伏在他的胸膛……”喃喃地，母亲移动嘴唇。

蓓莉怔怔地站起，屏息着，看住母亲青白的脸，她发现母亲病了，病得极重。

不知她是身上有病，心中有病，还是脑里有病？蓓莉只觉母亲一反常态，以前，妈不是这个样子的。

必是悲恸过度，过于悲伤，令她神志失常。

“你当你爸是亲人，你就根本不会怕。但是你逃，你见到爸最后一面，转身就逃。”妈伸手突然在台面一拍：“你一点不爱他。嘿！他待你太好了，现在，他若能知道，他一定不会对你那么好！”

“妈……你在说什么啊？……”蓓莉尖叫起来：“你说什么？我一点不明白！”

“你不必明白，你爸太爱你了！我要你见他最后一面，你

竟转身便跑，他在上天有灵，嘿……他……不会瞑目。”妈高声责骂：“你这不孝的孩子！”

“妈！你近来怎么了？”蓓莉终于没法再忍：“爸一过世，你完全变了，你闷声不响，家中就好像坟墓一样。”

“对，你爸一去，我一无所所有……对……一无所所有……”母亲咬咬牙：“所以，我已下了决心，蓓莉，我要你到菁姨那儿去暂住。”

“菁姨……？”蓓莉大惊失色，尖声叫：“为什么有家不住？我最讨厌菁姨……那个菁姨，一副怪癖的寡妇德性，我不去，我不住她家！”

“少废话！”母亲一口截住蓓莉的话：“你说菁姨什么？寡妇？啊？我问你，你爸死了，现在我是什么？我还不是守寡么？”

蓓莉见到母亲怒目双瞪，不敢作声。为什么爸逝世，妈要将她遣走？蓓莉根本莫名其妙。

“妈近日心情不好。”母亲却开口了，好像对蓓莉解释：“相信你也看出，妈心情奇劣，跟平日是不同了，我不想你面对着我，还是让你到菁姨那儿暂住，这比较好。”

“我不想到菁姨家去住，可以吗？”

“你别跟我说多么想家、爱家，你不爱！”母亲尖叫起来。蓓莉倒退一步，傻住。

“你每天放学，跟同学在外面耽到天黑都不愿回来，显然你不喜欢这一个家，你不想面对我。”母亲冷声说：“既是这样，我已想过了，你倒不如到菁姨那儿暂住，她有的是地方，她寂寞，一向就希望有个女儿陪陪她，我已跟她说好了。”

“你遣我到别人家去住……为什么？什么原因？”蓓莉不

能置信，傻愣着：“为什么爸一逝世，会变得这样？妈，你怎么了……这个家……怎么了？”

“你爸逝世，许多事都跟以往不同了，你现在才看出来？”母亲一抿嘴，竟然冷笑：“我早就看出来，蓓莉，你爸太疼你，但是你并不疼他，他死不瞑目哩，因为最后一面，你都不愿见他，你拔足而逃。”

“又是这句话，我奔跑，因为我不由自主，我害怕，并不等于不爱他。”

“你爱他就不会跑，妈从没逃跑过。”咬咬牙，母亲说：“倒反而是他，先跑一步，扔下我，现在我一无所有，是他对不起我，他绝对对不起我。”

蓓莉发现母亲神情不大正常，她说的是什么话，做女儿的竟一点也不明白。

“到菁姨那儿去住吧！”母亲最后说：“你的生活仍会一切如常，上学放学。况且，你住在她家，我想你会开心得多，快乐得多的。”

蓓莉冷冷看住母亲，眼中充满反抗。

“你准备一下，明天搬过去。”

“嘎……明天？”蓓莉心中一凛。

“对，明天。”母亲告诉她：“菁姨已准备好在等你，你的房间她也已整理好，她欢迎你过去。”

“你把我安排到菁姨家，也不问一问我愿不愿意？”

“少废话！你现在未到合法年龄，一切听我吩咐。”

“你一个人在家里，为的是什么？”

“我为你设想，不是为我。”母亲说：“我要一个人静一静，好好适应一下，你不要怪我，不要多问，你爸去了，我心情

不好，少跟我说话……我要独自过一阵子再说。好，事情就这样决定。”

母亲不再多说，转身走出蓓莉的卧室。

第二天，庞蓓莉被安排到菁姨家去小住。

母亲将她遣开的真正原因，蓓莉不大清楚。不过她很明白一件事，母亲不容许自己与她同住在一间屋子中。

蓓莉一向不大喜欢菁姨的原因，就是觉得她十分高傲。

虽然她嫁的男人，以前是数一数二的富豪，但丈夫逝世已久，她却无时无刻地把丈夫的名字挂在嘴边，好像那是她的金漆招牌，恐怕别人忘了她是个名流富豪的夫人。

蓓莉又极之不喜欢菁姨的一双眼睛，她那双眼睛最为势利。

在她以上的人，菁姨眼神中充满巴结，但是对于与她同等或比她差些环境的人，她的眼中充满鄙视，她是那种向高拜、向下踩的女人。

司机把蓓莉送到菁姨家，在园子门口，菁姨的女佣阿娟已在门边迎接了。

“庞小姐！欢迎到这儿来小住。菁姨正在等待你哩，她说你一到，立即请你去见她，她等了好久了。”阿娟热情地说道。

蓓莉把携来的小箱子交给阿娟，接着问：“菁姨在哪儿？”

“在二楼。来，我带你去。”阿娟入了屋，带着蓓莉步上二楼。

菁姨坐在二楼小客厅内，双膝上放着一本书本，看来十分有修养，她挺背而坐，一望而知，是个极之讲究仪容的女人。

“菁姨，庞小姐到了。”阿娟报告。

菁姨的视线自书本上抬起，看看蓓莉，又望望阿娟手中的小皮箱。

“怎么这一点点行李？”菁姨有点诧异：“你妈打算让你来住好一段时期啊，这些行李怎么够？”

蓓莉心中一怔，忍不住问：“菁姨，妈跟你说过，要我在这儿住很久么？”

“蓓莉，住在这儿，还不是跟住在自己家中一样？”合上书本，菁姨站起身来，热情地拉起蓓莉的手：“来，我带你去看你的房间。”

走向客房，是二楼一个有小露台的卧室，落地长窗门外便是露台。

“这间卧室是全屋子最幽静的一间，可以俯望花园。一早一夜听到的只有鸟鸣声，空气又特别好，我相信你一定喜欢。”菁姨温柔地对蓓莉说，有如亲人。

蓓莉却皱上眉，没多说半个字。

“你不是不喜欢这房子吧？”菁姨十二分关心：“有什么地方不满意，你可以告诉我。你住在这里，我一定要你舒舒服服，我定招待得尽善尽美。”

“菁姨，我想问你一件事。”

“什么事？你尽管问。”

“妈既然把我送到你这儿来暂住，我相信她一定告诉了你原因。”蓓莉不明白地问：“我倒想知道，妈为什么不让我住在家，要我寄住在你这儿？”

“妈为的是你好……也为她自己好……你要明白一点。”菁姨柔声说。

“我就不明白。”

“你爸过世后，我相信你看到你妈的转变……她的心痛苦，一时无法克制，人也就跟前有点不同，我相信你是看得出来的……”

“她一声不响，有时候，好像怀恨在心。”蓓莉回想起来：“有时候，她用冷冷的眼光盯住我，我真怀疑她心中有些什么秘密……她好像在怀恨我什么似的……”

“别胡思乱想了，”菁姨摇摇头：“一个人过度伤心，自然会脾气古怪点，不要在意，慢慢的痛苦过去，她又会跟以前一样了。”

“但愿如此！”蓓莉说。

“你妈自己也知道近日心情不好，这才叫你在我们这儿暂住，你安心住，照样上学。”菁姨说：“我与你妈情如姊妹，你也好像我的亲生女儿，这也是你的家。”

菁姨的解释，似是而非，蓓莉也就没有再追问。

“每天一早，司机会送你上学，”菁姨说：“我们的司机叫阿牛，有什么事，吩咐他好了。”

菁姨打点好一切，然后对蓓莉说：“休息一下吧，晚饭时，你就下来见我的小菁。”

“谁是小菁？”

“我的孩子啊！一直在美国加州。”菁姨说：“对了，你们从小见过，见过的时候，你才三岁，当然什么都不记得了。晚饭准备好，玛莉会来通知你下楼吃饭的。”

“谁是玛莉？”

“宾妹，”菁姨一笑：“菲佣。家里前前后后、上上下下的佣人我都吩咐过了，他们都会悉心服侍你，你要怎么样，跟

他们开口好了。”

菁姨走出房去，蓓莉听见她步下楼梯的声音。

菁姨似乎故意要讨好她，蓓莉觉得好奇，这个菁姨在她印象中，一直是个不好惹的女人，她从未喜欢过这个寡妇。

现在住到她家来，对蓓莉来说，简直是噩梦。

也许妈吩咐过菁姨，要菁姨善待她吧！妈大概知道把她遣开理亏，因此想补偿吧！

对于把她遭到菁姨处来居住，蓓莉确信内里有文章。

绝对不是为了妈心情悲恸。一个女人死了丈夫，应该对女儿更加亲切，更需要亲人陪伴才对，怎可能把女儿一脚踢开？

蓓莉知道，总有一天她自会发现真相，正如人所说，纸包不住火。

水落石出的日子，始终是会到来的。

傍晚时，上楼来通知蓓莉吃晚饭的，果然是菲佣玛莉。

玛莉跟另一个女佣小娟一样地年轻，不过她跟小娟不同，她不懂半个中文字，开口闭口都是英语。

“小姐，下楼吃晚餐吧！”玛莉上楼来请她。

蓓莉于是换上了一套裙子，走出卧室，步下楼去。

楼下已灯火通明，但是客厅里却没有入声。

蓓莉四面看看，听见饭厅内传来碗碟的声音，于是她直步向饭厅走去。

进了饭厅，水晶灯下的巨大餐台边，小娟在分派晚餐碟子。

在餐桌的尽头，坐着一个陌生的青年，他的一双眼睛，正